

战鼓声声擂鼓台

◇ 张振营

鹰城文史故事绘

· 地名故事 ·

中国平煤神马四矿北边有一座远看像一个大馒头的山头，名叫擂鼓台。擂鼓台位于宝丰县李庄乡，是宝丰与平顶山市区的界山，东连落尧山，西接龙山，海拔505米。

擂鼓台虽然不大，但是东西绵延，成为沙河和汝河平原地带的一道屏障，历来为兵家必争之地，擂鼓台这个名字的来历就与战事有关。

公元前613年，楚庄王即位。楚国以好战闻名，楚庄王骨子里也有血性的基因。经过三年准备，楚庄王于公元前610年开始了继先祖之志略中原的北伐。为报其父楚成王城濮之战战败之耻，楚庄王率大军在大龙山东边的一座无名山头上安营扎寨，寻机与晋决战。

此山南距楚国军事重镇叶邑不足百里，且有楚国修筑的方城（长城），退可依；北临广阔平原，进可达郑国。它又处在荆许古道边，行动便利，且山上有坚固城垣，易守难攻。

晋郑联军杀气腾腾扑来，想将楚军围在山上一举歼灭。楚庄王镇定自若，临危不乱，一边沉着应战，一边派细作渡过澠水，引叶邑军民千人于夜里持火把呐喊而来。晋郑联军见状不战自乱，楚庄王亲自在山顶擂鼓督

战，楚军呼啸着向山下杀去，杀得晋郑联军大败而去。

楚军击退晋郑联军后又乘胜追击，一直打到黄河岸边，实现了楚庄王饮马黄河的宏愿。随着楚国军事上的胜利，从此擂鼓台北边的父城和郟邑成为楚国经略中原的重要支点。

为纪念楚庄王和楚军的英勇气概，后人就把大刘山上的这座无名山头称为擂鼓台，并沿用至今。

擂鼓台的来历还有另一个传说故事。相传，楚汉争霸刘邦在此练兵，嫌鼓声不够响亮，就随口说道：“要有面声震百里的大鼓就好了！”谁知当夜天神从天宫搬下一面大鼓，放在山头上。刘邦得此鼓，声震日月，将士们听鼓声豪气冲天，终练得兵强马壮，一举打败霸王。人们就称放置大鼓的山头为擂鼓台。

传说的真假无从考证，但鲜为人知的是擂鼓台古时也称“沛公室”，刘邦在此安营扎寨确有其事，这在郦道元的《水经注》中有记载：汉高祖刘邦（沛公）入关攻秦，行军至此，曾在峰顶安营扎寨，故而，后人称此山为“沛公室”。

不论是“擂鼓台”或是“沛公室”，皆因战而名，登临其山，闻其名，自是豪迈的英雄气概油然而生，当年楚庄王和刘邦登高振臂呐喊，万马奔腾的场面似乎就在眼前。楚庄王在此一战之后，开疆拓土，终成春秋五霸之一。刘邦在秦二世三年（公元前207

年）从擂鼓台跃马（今鲁山张官营）大败南阳太守吕雉（yǐ）。楚东大捷，打通了经南阳、走武关、越秦岭、攻咸阳的道路，秦王子婴出降，刘那一统天下。

数千年过去了，我们依然可以看到当年战争留下的痕迹，从擂鼓台到山北的父城遗址，楚庄王的故事还在流传，擂鼓台也造就了鹰城独特的军事文化。

擂鼓台古城垣略呈方形，周长约400米。因人们在山上采石，破坏较重，如今还有断断续续的城墙遗迹，残高2.5—3米。

除城墙遗迹外，山上还有水池、碑碣、庙宇遗迹留存。遗物中以汉代的居多，残存的碑座、精美的龙碑首、精细的四方石碑碑顶等。

擂鼓台山上自古有庙宇供奉，现在的平安禅寺在擂鼓台南坡半山腰处，是在部队遗弃的防空洞和石砌的营房的基础上重建的。这里原有一个长300米的神秘古洞，民间称为“银洞”。传说观音俗身妙善就诞生在这个山洞里。在上世纪70年代，擂鼓台上驻扎着一支雷达部队，并把这个山洞修成了防空洞。部队撤走后，当地信众在防空洞内修筑了大殿等建筑。

传说楚国与晋郑联军大战时，楚庄王为表置之死地而后生的必胜决心，用全家性命作赌注，带领夫人宝德、大女儿妙颜、二女儿妙音，一同来到擂鼓台的城垣里。一日，大地光明，

一颗明珠投胎于宝德怀中，不久，在夜里子时生下三女儿妙善。妙善就是慈航大士即观音菩萨的化身。相传，正因为妙善诞生之地就在擂鼓台城垣南大门处的山洞内，后来才有了妙善宝丰白雀寺出家，香山得道成正果的因缘。现平安禅寺已成为平顶山大香山风景区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

擂鼓台山东侧400米，有南北而过的古代建筑遗迹分境岭，是战国之初由魏国筑起的魏韩边界长城，其南端在沙河北岸，这说明我市当时处于晋楚、魏韩和魏韩与楚之间的交界点上。楚国占领这一带后，楚庄王沿昔日的长城从擂鼓台开始分别向南北各修了一条用石条铺成的路，当地村民把它叫做楚庄王的饮马路。其实，这是一条向南沟通叶邑、向北连接安平的军事交通线。

擂鼓台山下有一座现代化的矿井，是中国平煤神马的主力矿井——“四矿”。可是很少有人知道四矿建矿之初并不叫四矿，而是叫擂鼓台矿，因在擂鼓台山下而得名，1955年11月动工，1958年8月1日正式投产。仅用3年多时间，建设者们便在荒草石坡中建起了这座新中国自行勘探、设计的煤矿。经过60多年的风雨历程，四矿已成为智能化和富有时代气息的花园式矿井。

擂鼓台激越的鼓声已消失在历史的尘埃里，一座现代化的工业新城已在昔日的古战场上崛起。

一只瓷碗

◇ 杨书欣

带着七岁的小女去一个朋友家做客，正赶上朋友一家吃晚饭。朋友马上端来一只碗，劝女儿吃一些。女儿开始不答应，等看到了精致小巧的碗，竟然在桌子旁愉快地坐了下来。郑人买椽还珠，也许和女儿的心情相仿。一个精致的匣子，成全了一桩生意。一只精致的碗，成全了一份心意。

位居豫西的鲁山段店窑，就盛产这种粗瓷大碗。四十多年前，段店窑工拉着粗瓷制成的各种碗壶盆缸，走街串巷，吆喝：“瓷碗——瓷盆——”嘹亮的声音在每条街道里游走。窑工们喊到“盆”字，总要儿化，音调由高到低，尽情拖长。街坊邻居相中了瓷碗的大，用它盛上满满一碗红薯玉米粥或者面条，端到街头巷尾，几家邻居聚在一起，海阔天空，聊得不愿离开屁股下面的石头墩子。

我上初中时，搪瓷大碗特别流行。那时候，父亲经常端着一只搪瓷碗到街口聊天，碗口布满道道裂纹，乳白色的碗面饰着淡蓝色的梅花。因为大，能让食堂的师傅多盛饭菜，就被我带到了学校。可惜，它在某一天不翼而飞。隔了几天，有同学在墙角的一个课桌里发现了它的踪迹。原来，它被办板报的同学当做粉笔画，盛放黑板擦和粉笔了。我没有再用它，里面的粉笔末都没有洗一洗，就直接被我装进书包带回了家。那搪瓷大碗里装着我的自尊，别人把我的自尊从碗里随意扔出来，也就等于结束了一只碗的生命。

上师范时，学校给每个同学发一大一小两只搪瓷碗，大的盛饭，小的盛菜。去食堂时，同宿舍八个同学经常聚在一起吃饭。没有桌子，八个人围成一个圆圈蹲在地上，一边吃饭一边说笑。吃完了饭，轮流刷碗。十六只碗摆在一起，八颗火热的心就聚在了一起。凝聚三年，也凝聚了一段美好的回忆。

新房装修后，我去超市买碗，一抬头满眼都是各种细瓷碗。有一种碗，状如酒店里的茶碗，小巧精致，女儿喜欢得不得了，挑选八只带回家，每次吃饭都不离手。但父亲并不买女儿的账，虽然吃饭时也勉强端上小瓷碗，嘴里却抱怨个不停。他一直怀念着在乡下时常用的大瓷碗。有多大的手，端多大的碗，像父亲一样在土地里摸爬滚打的庄稼人，那双大手整日挥帚舞锄，岂能把玩细瓷小碗？

铁荷之光薪火传

◇ 冯惠珍

歌德说：“读一本好书，就是和许多高尚的人谈话。”岁末年终，恰逢中央气象台连续发布寒潮大风暴雪冰冻四预警之时，竟意外收到安建功先生的新作《铁荷之光》，一本好书带给我惊喜可想而知。

正如书名自带熠熠生辉的光彩，《铁荷之光》犹如一抹和煦的暖阳，瞬间点燃了我先睹为快的兴致，翻开书页，埋头捧读，沉浸墨香，爱不释手。

与其他新书有别的是，首页作者简介并非安建功先生，而是刘德功先生。刘先生现为中国艺术创作院副院长、中国煤矿工笔画院院长、中国煤矿美术家协会副主席、中国铁荷画派创建者、曾获评“中国百名德艺双馨艺术家”“中国画坛百杰”等。他的艺术成就被中央电视台《美术星空》栏目和中国新闻社《书画中国》栏目等全国60多家媒体专题报道。2016年文化部命名刘德功铁荷美术馆为“华夏文化遗产保护与传承示范基地”。2019年他被中国文联书画艺术交流中心授予终身成就奖。2023年他历经十五年精心创作完成的长132米、高2.5米的铁荷长卷《铁荷魂》震撼中国画坛。

新书作者安建功也非等闲之辈。他不仅是中国作家协会会员，中国报告文学学会会员，还是平顶山市专业技术拔尖人才，平顶山市作家协会副主席，2023年2月，安建功被中国作协授予全国“深入生活、扎根人民”主题实践先进个人称号。

《铁荷之光》是安建功花费近一年时间对刘德功老师深度采访后完成的一部力作。全书由《铁荷之光》《荷魂》《诗意铁荷》三卷36篇（首）文章组成。安建功著书立意高远，

有一个故事，说一个年轻人去店里买碗。他顺手拿起一只碗，依次与其他碗轻轻碰撞，均发出沉闷、浑浊的声响。老板见状，马上给他换了一只碗，这时，每一次碰撞都是清脆的声响。原来，他第一次顺手拿起的那只碗是个次品。每个人的生命里都盛放着一只碗，只有剔除里面的虚伪、狭隘、猜忌、自私，装上真诚、善良、信任、宽容，微笑着去碰撞另一颗心，才会碰撞出闪烁的光芒。

碗不会说话，不喧嚣，不张扬，默默把贮藏的一切倾其倒出。母亲如碗。有一个碗头，虽然过去几十年了，但藏在我心中依然历历在目。那时我应该四岁或者五岁了吧，我在前面奔跑，母亲端着饭碗在后面追赶。突然，母亲被一块石头绊倒了，摔在了地上，但饭碗仍被母亲紧紧攥在手中，碗中还有半碗饭没有洒出来。母亲从地上爬起来，没顾得上拍一拍身上的尘土，就微笑着向我招手。记忆中，我只见过母亲一次饭，那是母亲的生命走到最后几天的时候，在医院的病房里，我端着一只小瓷碗，在我的反复劝说下，母亲勉强吃了那么几口。天下的母亲，含辛茹苦端着饭碗喂养儿女几年，盼望的竟是最后几天的母子相伴。

碗的一生如人的一生，难免磕磕碰碰，难免有裂缝瑕疵。与妻子相处二十余年，我摔过一次碗。随着那砰的一声，相濡以沫的感情被划上一道深深的伤痕。父亲也摔过碗，那是对姐姐与哥哥年少时打架最为简单的处理方式。碗碎，手打，简单而粗暴。听人说，乞丐才用残破的碗。父亲用的那个粗瓷大碗边缘处有一个指甲大的豁口，豁口处裸露的白瓷已经在岁月的流逝中变得毫无光泽，但父亲仍一直用着。日子穷苦，生活残破，父亲用着一只残破的碗，犹如一直守着一个穷苦的家庭，不离不弃，负重前行。

人生如碗，适可而止，装多则溢；人生如碗，坦坦荡荡，毫不隐藏。一只碗，先盛核桃，还能装进大米、清水和盐；一个人，倘生活中先装满琐事烦事，正事大事就会无处安放。碗中故事犹如人生道理。

人生中各种各样的碗多矣，金碗、瓷碗、粗碗、细碗，安心端好眼前的碗，用心过好眼下的日子，不虚度无缥缈，踏实生活，何愁没有大碗可端？

XX妈妈：你好！

孩子的情况还好吗？

很抱歉，那天忙于工作，匆匆挂了电话。今天是周六，我终于有时间坐下来给你回信。

感谢你的信任，每每面对这样的信任，我都会感到惶恐不安。这些年来，学习心理学，也接手一些求助，愈发感受到心理问题的复杂性，不是一两次交谈就能达到想要的效果，它需要我们有强烈的成长愿望和反省意识，更需要有打破固有模式，甚至颠覆我们多年来形成的惯性思维和意识的勇气。在现实生活中，很少有人能真正做到这些。

你说，你从朋友那里得知我成功帮助过很多此类孩子走出困境，我需要更正几点：

我确实帮助过很多有此类问题的孩子，但，成功与否，很难定论。

首先，一部分孩子后来失去了联系，后续的情况我不太了解。其次，心理治疗需要长期持续地深入交流，我的工作比较忙，技术也受限制。再次，有的孩子后来慢慢变好，更大的原因可能是：“他们大了”。他们来到了生命的另一个阶段，他们的眼界、心智都更开阔和成熟了。而之前的那段困苦，让他们有了更丰富的人生体验，让他们成长得更结实、更有力量和韧性了。青春期这个阶段，由于生理、心理、现实、环境各方面的冲突，是问题的高发期，过了这个阶段，一切都会慢慢好起来。

你所描述的情形，有一定的普遍性，可能的原因是：孩子之前接受的挫折太少，一直处于金字塔尖，还不习惯也不接受金字塔中部甚或底部的位置。

这个事态的基本走向有两个：一是改变这个现状，二是接受这个现状。他不愿回到学校，那就是“既无力改变，又接受不了”。对于一个一直处于金字塔尖的孩子，这种状态挺真实的。接下来，我们需要的就是等待，等待他慢慢学着接受。他会接受的，只是早晚的问题，这是人生重要一课。就如我们读过的很多文章说：接受一个平庸的自己。

所以下面的问题就是：我们，能不能接受？

你那天说，你完全可以接受，甚至，你希望自己的孩子只要能够健康、乐观，就足够了。

我觉得你是一个了不起的妈妈。

但，有没有可能，在我们的生命深处，还潜伏着另一个你不太认识自己？那是一个和你说的不太一样的自己。

请不要因为我这样说而感到尴尬或难堪。我们每个人，都有另一面，或很多面。有很多我们自己不认识的东西，潜藏在生命之河的最深处，影响着我们的生命，推动着我们的命运，但却不为我们所知，心理学上把它叫做“潜意识”。

老子说：知人者智，自知者明。苏格拉底也说过：认识你自己。他们肯定明白，认识自己，不是一件容易的事。

人是环境的产物。每个孩子的个性、心理，都是在与环境的交互作用下形成的。虽然优胜劣汰是进化规律，人天生就有好胜的基因。但，与之相反，人也在现实中一点点学着接受，接受失败，接受自己某方面不如人。如果孩子的争胜心如此之强，不允许自己比别人差，那么，他是怎样成为这样的孩子的呢？我们又给孩子施加了哪些影响呢？

请注意，这里绝不是“讨伐”，不，我们携带的某些东西，也不是我们愿意的，更不是我们主动去购买安装的。从某些方面来说，我们对自己是无知的。所以，我们也是无辜的。我们必须先原谅自己，理解自己，爱自己，否则，我们提供给孩子的爱，就是“虚假”的，是不实的。

之所以探讨这些，是因为，如果我们想要帮助孩子，那么，我们得先把某些不恰当的底层信念撤出去，我们需要给孩子罗织一张温暖、安全、有弹性的网，让他把“警惕心”放下，让他知道，无论他成为一个怎样的人，这里都是欢迎他回来的地方。

但这一切，又何其难啊！

难在孩子，难也在我们！

所以有人说，教育，是一场自我修行。前几天，有个朋友跟我谈到孩子的变故，泣不成声地问：高老师，为什么我们这些所谓知识分子家庭的孩子，这么多出问题的？

我也很难过，为受难的孩子难过，也为受难的父母难过。

我们这些出生于上世纪七十年代，所谓的“知识分子”，大多都是靠自己从底层的家庭中走出来的，我们挣脱了原有的那个阶层，积累了一定的

知识和经验，学习了一些先进的理念和方法，我们以为这就是一切。很多有较高文化素养的妈妈，她们对孩子表达着自己的民主和先进的道理，却看不到自己内在还存在着巨大的恐惧和不安。她们害怕孩子不优秀，这害怕有代际相传的基因，有我们挣脱不掉的对贫困的恐惧，还有我们不敢停歇、不敢被淘汰的底层逻辑和信念。

这害怕是我们的。我们以为给了孩子民主和信念，却不知道，潘多拉的匣子也是世界的组成部分。

孩子对事物的理解和感受，不是靠知识或经验，他们靠的是“直觉”。他们听到了我们口中的民主和道理，同时还察觉到了我们内在的“恐惧”和“焦虑”。孩子是忠于父母的，他们势必要把我们的恐惧和焦虑抢过去，背到自己身上。

在一次访谈中，心理学家李松蔚老师说：我们要活得“原始”一点。

我的理解是，我们要活得真诚一点，这个真诚，不是对他人，而是对自己。我们要学着常常质问自己：这是我想的吗？究竟什么才是真正让我感到快乐的？

我曾经问一个因孩子异常而求助的妈妈：你能接受的最低限度是什么？

她喃喃说：孩子正常去学校。

我狠狠心问了一个无比残酷的问题：如果孩子不在了呢？

她泪如泉涌，抽泣不已。

如果我们看到生命的脆弱和短暂，如果我们能降低自己的标准和需求，我们对生命本身就抱有感激之心，那个时候，孩子表现出来一点点进步，都会让我们欣喜若狂、赞赏不已，我们就会活在极大的满足和幸福之中；如果我们设立了极高的期望和标准，那么即使孩子已经十分优秀，你仍然是不满的，你的不满，就是孩子痛苦的来源。

如果说，孩子让我们照见了我们生命深处那些深不可测、不见天日的深渊，让我们更多地理解自己，认识自己，那么，我们是不是要感谢他们呢？

感谢孩子吧，这是他送给我们的

一场生命教育！

祝福孩子，也祝福你！

高老师

2024年1月

给一位高中生妈妈的信

